

# 目 录

## 师 门 五 年 记

胡适序 .....	3
罗尔纲自序 .....	6
一 初入师门 .....	9
二 《蒲松龄的生年考》与《醒世姻缘传考 证》的启示 .....	13
三 回乡省亲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 .....	17
四 重入师门 .....	29
五 史学研究会与北京大学考古室 .....	36
六 煦煦春阳的师教 .....	43
胡适后记 .....	61
附：关于《师门五年记》 .....	62

## 胡 适 琐 记

一 中国公学校长 .....	73
二 蜗居著作 .....	78
三 胡铁花遗稿 .....	80

四	名医陆仲安 .....	84
五	胡适与王云五 .....	91
六	梅博士拜谢胡博士 .....	97
七	从沪迁平 .....	98
八	迁平后每天时间表 .....	102
九	藏书 .....	105
十	徐志摩在胡适家 .....	109
十一	傅斯年 .....	113
十二	编纂蒲松龄《聊斋全集》 .....	116
十三	蒲松龄的生年考 .....	123
十四	《〈醒世姻缘传〉考证》 .....	127
十五	景山登临 .....	132
十六	《独立评论》 .....	134
十七	两篇《独立评论》稿 .....	139
十八	怎样研究制度史 .....	141
十九	胡思杜 .....	144
二十	北京大学文学院秘书卢遽曾 .....	147
二十一	任驻美大使自称过河卒子 .....	150
二十二	山乡的儿子 .....	154
二十三	胡适对吴晗的栽培 .....	157
二十四	《南游杂记》补 .....	162
二十五	胡适笑谈蔡元培关门过夏历新年 .....	164
二十六	胡适谈戴传贤送给他的对联 .....	165
二十七	再记名医陆仲安 .....	167

二十八	胡适与徐悲鸿 .....	170
二十九	胡适论《木兰诗》 .....	172
三十	胡适庚午除夕给我的教导 .....	174
三十一	胡适给婉芬和胡师母同摄一照 .....	176
三十二	1961年何勇仁说他读了我攻击胡适的 《坦白状》 .....	178
三十三	章希吕记胡适几件事 .....	180
三十四	余英时论我写的《清代士大夫好利 风气的由来》抵触胡适思想方法 .....	187
三十五	余英时说胡适以自己早年经验 指点我 .....	191

## 附录： 胡 适 自 记

一	胡适记宋蒂煌有助于辛亥革命 .....	195
二	胡适记五四运动 .....	200
三	胡适责备苏雪林抨击鲁迅 .....	207
四	胡适《记辜鸿铭》 .....	210
五	胡适记柳州山歌及其学作 .....	214
六	胡适记明末农民起义军革命歌 .....	217
七	胡适《记但明伦道光壬寅(1842)刻的 〈聊斋志异新评〉》 .....	219
八	胡适晚年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的修正 .....	226
九	胡适《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的	

	真实意义 .....	229
十	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后记三》 .....	233
十一	胡适考证学提纲 .....	236

## 世人记述

一	新发现的鲁迅致胡适书简 .....	243
	附：杨天石读鲁迅致胡适佚札	
二	胡适之先生最后的岁月 .....	胡颂平 248
三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后记 .....	胡颂平 295
四	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 .....	赵俪生 299
五	胡适先生二三事 .....	梁实秋 313
六	怀念胡适先生 .....	梁实秋 322
七	略谈胡适之 .....	梁漱溟 337
八	为胡适说几句话 .....	季羨林 340
九	访胡适故居 .....	叶君健 347
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学习胡适 先生的“容忍”精神 .....	千家驹 352
十一	五十年代的胡适 .....	夏志清 358

師門五年記

胡適題



## 胡 适 序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里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著。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供给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

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sup>①</sup>（古人说“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许是指古代曾作货币用的贝壳？）我很早就看重尔纲这种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

---

<sup>①</sup> 见《孟子》卷五《万章》上：“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注曰：“言其辞受取与，无大无细，一以道义，而不苟也。”

所以我很早就对他说，他那种一点一划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我在民国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别的信，曾说：

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sup>①</sup>，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第二年他在贵县中学教国文，寄了两条笔记给我看，——一条考定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王播”是“王涯”之误；一条考定袁枚《祭妹文》的“诺已”二字出于《公羊传》，应当连读，——我回他的信，也说：

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进步。你能继续这种精神，——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有大进步。古人所谓“子归而求之，有余师”，真可以转赠给你。

我引这两封信，要说明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

---

<sup>①</sup> 见《论语》卷七《子路》“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注：“恭主容，敬主事。恭见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弃，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评与督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自己做点批评督责的工夫。

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的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滴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

他现在写了这本自传，专记载他跟着我做“徒弟”的几年的生活。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小书，很使我怀念那几年的朋友乐趣。我是提倡传记文学的，常常劝朋友写自传。尔纲这本自传，据我所知，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

胡适三十七年八月三日在北平

## 罗尔纲自序

1943年2月，我上桂林，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sup>①</sup>先生来找我，说：他正要找几位广西名人马君武、梁漱溟和我写自传式的为学记，目的是要使青年人知道为学的不易，不是一出大学的门，就可以学问自炫的。我听了他的话，说我是个一无成就的后生末学，怎能与马、梁两先生并提，辞谢了。第二天他又来，我仍辞谢。过几天他再来，我感到盛意难却，请他给我出题目。他说：“你写跟胡适之先生做学问不是个好题目吗？”我想起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我觉得我这一段故事，或许可以使青年人领会得到一位当代大师那一条教人不苟且的教训，去做治学任事的信条吧。因此，我才答应了钱先生的邀约。

---

<sup>①</sup> 钱实甫（1909—1968年）名鼎鍊，字实甫，湖南常德人。后来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清代职官年表》、《清季重要职官年表》、《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等书（均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六辑有缪振鹏写的《钱实甫传略》。

2月底回到我的家乡贵县来，我就执笔去写，3月9日脱稿。我恐怕里面有不得体的话，不愿寄出刊行，我妻陈婉芬也说请适之师看过再发表，因此便把稿子搁下。这年11月，我接到钱先生从桂林来电催此稿。我感激钱先生这样恳切盼望的盛情，因此才把它寄给钱先生。钱先生得了此稿，写信来问我愿意要什么酬报。我回信说，我写此稿，是为践朋友的诺言，故辞谢一切酬报。到了1944年6月，此书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出了。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紧急疏散，所以在那个短短的时光内，此书还不曾得与广大的读者见面。

当出书时，承建设书店送了几十部给我，我的一个12岁的女儿文起，她拿起书来就迷迷的看下去。我笑问她：“你也看得懂吗？”她说：“看得懂，真有趣！”我很奇怪，这本述师教、谈考据的文章，小孩子也看得懂？不久，桂局紧张，我带了一本仓惶入川。初时，不敢示朋友。后来给朋友看见了，一个个的传观，他们看了都很受感动，甚至有的看了也陪我流出感激的泪来。他们都主张我重印。我对此小书，本不敢自信，现在给朋友们这么一说，却也引动我再印的心。我觉得我这部小书，既然小孩子看了受感动，成年的人也受感动，我何幸得亲炙师教，何妨把它重印，使千千万万的读者都一样的受到感动——一样的受到我师的好教训！因此，将此书再细细的修改，在严寒的深夜里把它赶抄出来。然后写信去请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

吉忱（逮曾）<sup>①</sup>先生帮忙。承卢先生的盛情，所以此书才有重印的机会。

不过，我还得向读者声明的：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如果读者们能够得到这个印象，那么这一次重印便不为多余的了。

最后，我要感激卢吉忱先生和独立出版社使此书得以重印。同时，我也同样的感激恳切嘱咐我写此书的钱实甫先生和初印此书的桂林建设书店。

1945年2月3日深夜，

罗尔纲谨志于四川南溪县李庄

---

<sup>①</sup> 卢吉忱名逮曾，北京大学文学院秘书，兼文科研究所秘书，考古室事务便是他管理的。当时他在重庆任独立出版社总经理，所以我把此小书请他重印。

## 一 初入师门

1930年初夏，我快要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了。那时候，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子：一条是学习创作，另一条是研究历史。我是喜欢创作的，也同样喜欢研究历史。究竟走哪条路呢，使我徘徊。后来经过再三考虑，看清楚我自己是个易于伤感的人，浪漫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我对人生的经历又很浅薄，要去创作，也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便坚决的选择了研究历史的路。

路子决定了，我就把我的志愿写了一封信，去请求校长胡适之师帮助我。适之师得了我的信，复我一封短信说：“此间并无历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远在北京。大图书馆此间亦甚少。”问我每月需要多少钱，期望多少，叫我告他一个大致，他当为我想法子。

过了几天，适之师到学校，我去校长室见他。他见了我，就说：“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学校奖学金，你的文化史论文很好。我读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

形。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原来文化史课程是适之师教授的；适之师做中国公学校长，他想要养成一种朴实勤学的风气，在1929年春学校就颁布一种奖学金条例，全校每年以成绩最优的五个学生应选。我在这一年的夏天，侥幸首次得到此项奖学金，所以适之师还知道我这个在学校里无声无息的一点不活跃的学生。我当初只希望适之师介绍我入研究院，而今却出我的望外，适之师叫我到他家去，使我得置身在一位当代大师的家庭，终日亲炙师教。我当时听了适之师的话，真是说不尽的欢喜！

到了6月初间，行过毕业典礼，我离开了那滨江临海的母校，在一个南风薰薰的夏天初夜，到了沪西极司斐尔路49号甲适之师的府上去。那天晚上，适之师恰巧宴请张菊生（元济）先生。张先生是戊戌维新的要人，政变后创办商务印书馆，乃中国出版界一个大元勋。适之师把我介绍给张先生，在我面前，一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长者向我还礼，使我肃然起敬。这一个初进师家之夜，与张菊生先生会见的一件事，对我的生命发生了影响。因为我在1925年暑假得了一场大热症，出医院后，因无钱未能遵医嘱服培补品。到秋天开学时不能上学，只得回我的家乡广西贵县（今改为贵港市）。开船后遇大风，晕船大呕大吐不止，在海船上得了虚脱病症。到家后病更重，接着患神经衰弱、胃病等症，中间有过一段严重的时期，自己以为

生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到1929年以后，虽然身体已经有点康复的样子，但死亡的阴影还始终威慑着我。我怕提到一个死字，我怕看见棺材，在我那虚弱多病的身心里，常常怀着一个死亡的恐怖。后来适之师看出了我这种怕死的心理，他就把张菊生先生做个榜样来教训我说：“你见过张菊生先生的。他青年时也很多病，因为善于保养，所以现在到了高年，身体还很好。一个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万莫要存着怕死的念头。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会康健的。”我自从听了适之师这次劝诫以后，每逢遇到心理发生怕死的恐怖，就立刻想到那天张先生给我的印象，叫我多增加一次生命的鼓舞力，到了1934年我的健康恢复了。

我在适之师家的工作，是辅助祖望、思杜两弟读书，和抄录太老师铁花（讳传）先生（1841—1895）遗集。祖望、思杜都能自学，我只是辅导而已，每天主要工作却是抄录铁花先生遗集。铁花先生是清代一位地理学者。他初从三品卿衔吴大澂到吉林防边，大澂升任广东巡抚，他又到广东去，后来大澂调任河道总督，他又去黄河办理河工。其后在江苏候补。光绪十七年（1891），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到台湾去。甲午（1894年）中日战起，时铁花先生任台东州知州，明年，清廷战败，割台湾，铁花先生得谕旨命归。总兵刘永福坚持抗日，请他帮助，时他已病重，直到双脚都不

能动，六月二十五日始昇上船，六月二十八日到厦门，手足都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卒于厦门。铁花先生一生，东北到了吉林边疆，南到海南岛，东到台湾，足迹所至，对地理学上多所订正。他又是一位精干廉明的人，光绪间中俄交涉、中葡交涉、黄河河工、中日战争诸役，铁花先生均与其役。此外在广东时北往韶关，西往梧州考察关税，南往海南岛检阅军队，在台湾时，巡阅全台军政，凡所经历，都有文书报告政府，并有日记详载其事。故铁花先生全集，除了地理学的论文有其学术上的价值外，其全部记载，乃光绪间一部有关外交的、内政的、军政的、河工的史料。他的全部遗集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类，约有 80 万字。要抄录这部巨著，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因为铁花先生太忙了，在他的底稿上，东涂西改，左添右补，煞是难看。抄写的人，除非十分小心，并且有耐性，是抄不下去的。有时还得用校勘方法，如在抄申禀时遇到那里的字句实在看不清楚了，就得拿书启或日记里面那些记同一事件的部分来对勘，方才可以寻得他改削的线索出来。因此，这一部巨著，适之师搁置了许多年还不曾找到一个适当的人去整理，到我来了，才交我抄录。我伏案做了这一件繁难的工作。

## 二 《蒲松龄的生年考》与 《醒世姻缘传考证》 的启示

当我入适之师家时，他已经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这年冬天，他就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事，11月28日，全家从上海迁往北平去，我随同前往。30日，我们到了北平。

我初到北平的工作，是整理适之师的藏书。适之师的藏书，一部分在上海，一部分存在北平。上海的运来了，北平的也要开箱。在书房前的大厅上，纵横的陈列着约20个书架，适之师指点我把那些书籍分类放在书架上。

整理过书籍，我就继续抄录铁花先生遗集。到第二年3月抄录工作完成了。这时候适之师打算动手考证《醒世姻缘传》的著者问题，他要证明《醒世姻缘传》著者西周生，就是《聊斋志异》的著者蒲松龄。他为了要搜集蒲松龄的史料，借了两部《聊斋全集》的钞本——一部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一部是淄川马立勋先生藏本——叫我把这两种钞本中的文、诗、词